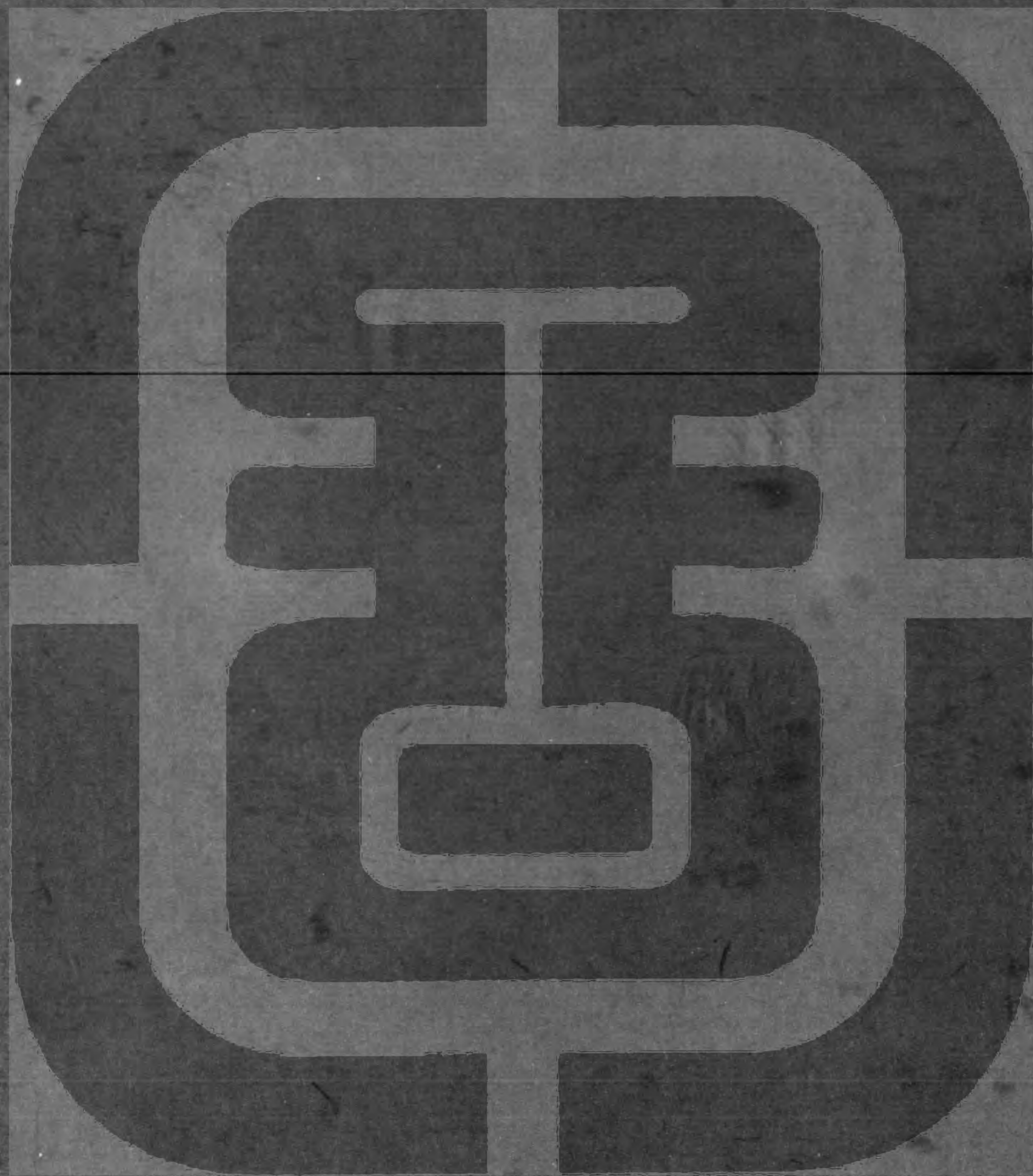


五

61575

20



周禮訓義

地官

舞師

春官

大宗伯

內宗

外宗

大司樂

舞師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為之帔舞也析衆羽為之羽舞也以鳳羽為之皇舞也以旄牛尾為之

旄舞也舞師先兵舞敔舞繼之以羽舞皇舞樂師先
敔羽皇旄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儀為主則先
其飾之盛者舞師以教其用為主則先其事之急者
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後能保社稷
有社稷以被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四方以爲
翼蔽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祭
祀而先之於早曠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
稷以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下星
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早
曠以皇是不知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也春秋書
有事于大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散而用之
則山川以干社稷以敔四方以羽早曠以皇矣大司
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敔舞也舞大夏

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
不言其器於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立備故也
樂師備六舞先羽而後干舞師止於四舞先兵而後
羽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不備舞師主教
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教
野人先武以野人朴而武故也書言舞干羽于兩階
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
堂位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
夏簡兮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而後
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而後文
者以武功定天下故也魏志曰舞師馮肅曉知先代
舞名然則魏立舞師豈本此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先王之於祭祀有歌以咏其聲於堂有舞
於庭故舞師於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
歌可知矣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而
則舞可知矣蓋祭祀小大有不繫之神而
繫之事者百物之神小祀也有所謂非小祀
先聖先師非小祀也有所謂小祀故鼓人言
祀百物之神有兵帔之舞是百物之神有時
不以小祀之禮祀之也文王世子言釋菜于
先聖先師則不舞是先聖有時以小祀之
禮祀之也然則鼓人舞師不列之春官而在
地官何也曰六官之屬各以其類然有非其
類而列之者義有所主也甸師地事也屬之
天官以所主者耕王藉共粢盛故也職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川師原師之類亦地事也屬
之夏官以所主者辨四方邦國故也弁師禮
事也屬之夏官以弁甲異服而同飾與序官
先弁師後司甲同意行人小行人司儀之類
亦禮事也屬之秋官以禮刑相為表裏與洪
範八政先司寇後賓同意由是推之司千不
屬夏官而屬春官而屬地官可見矣

大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
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
物

天產養精故以作陰德所以行陰禮者也
以中禮防之則使其不淫地產養形故以作
陽德所以行陽禮者也以和樂防之則使其
不怠蓋乾坤示人而度數

從之度數有常而中禮行焉聲音感人而順氣從之
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中而不和不足以合天地之
化和而不中不足以合百物之產兩者交相為用而
與天地同流其於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何有蓋
道判而為禮樂道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樂
始能合天地之化而已道足以曲成萬物而不遺禮
樂始能合百物之產而已記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豈非合天地之化邪序故羣物皆別和故
百物皆化豈非合百物之產邪言華鬼神則地示可
知言諧萬民則邦國賓客遠人可知言致百物則羽
鱗鱗毛介象物可知

內宗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而加豆簋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簋

外宗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及以樂徹
亦如之王后以樂着齋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天子父天下王后母天下其政位雖有內外要之於
廟享薦以禮徹以樂蓋未始不一天子聽外治故及
於賓客之饗王后聽內治止於着獻而已豈非易所
謂在中饋無攸遂之意邪天子雖主外治而以同族
之內宗佐之以內佐外也王后雖主內治而以異族
之外宗佐之以外佐內也

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凡學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頌宮故周詩言於樂辟靡
鎬京辟靡于彼西靡之類天子之制也魯頌言在泮
獻囚在泮獻功獻馘之類諸侯之制也禮記曰於成
均取爵於上尊文曰禮在瞽宗周自文武以辟靡名
學至成王命之成均所以成人材之虧均其過不及
而已矣以大司樂掌之者以其合國子弟王以樂教
故也生為樂職之長而教於成均死為樂祖而祭於
瞽宗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祭之是也序官有上瞽
中瞽下瞽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則瞽宗主以樂
教衆瞽之所宗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
曰春誦真弦大師詔之瞽宗是殷之教樂在瞽宗周
人兼而用之豈殷人尚聲因以名其學邪在易之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薦薦之上帝以

自古以固然故言先王至於以樂薦上帝配祀者
始於殷人則殷人以樂名學信矣先儒以成均為五
帝學祭於瞽宗為廟中不知奚據而云然成王之成
均特改制之名而已非有變辟靡之實也故其樂育
寺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言中阿者其過不及之意成均之實也樂之所以
為難一之樂有儀所以為辟之之禮辟靡之實成均
之法一之所制而以大司樂掌焉豈非寓人君樂育
人材之意耶

樂書卷之三十九

周禮

卷三十九

六十一

以樂德教國子

中以本道之

順行所成庸則

則樂德所成終成如事

已若夫之於天道則

言謂之胄子曰合國

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胄子以直

四德王則業八而教詳故周命大司馬教國子以中

和祗屬孝友之六德古而教人道未嘗不始終以

樂文王世子曰三代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足以示之禮繼之以安禮學操得禮豈特國子而已中六樂教之樂語樂舞而教之詩言志歌也特舉樂德也禮之紀故也荀以樂語教國子興道風為樂語文王世子曰凡此之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歎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大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樂語者德為樂之實語為樂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言語同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則此六樂而已人之情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先王因六樂而為之節文制為文武之舞大司樂以教國子均以大名之者禮樂各以時為大故也堯命瞽矇作大章以其煥乎

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
 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
 一代之樂備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
 之俊德故以夔作大磬禹成治水之大功故以皋陶
 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止之故周公作大武焉是帝
 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
 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
 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文曰雲門大卷者
 雲門樂之體大章大卷樂之用雲之為物出則散而
 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為卷其智所以藏堯之
 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
 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

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
 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
 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其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聲文
 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
 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以聲為上所以紹其五
 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以音為左所以紹其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六律八音以作樂概見於此矣五
 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者書斷自唐虞樂
 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然天性得而為
 德心聲發而為語德容達而為舞大司樂之教國子
 始於樂德本之情性也中於樂語發之聲音也終於
 樂舞形之動靜也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此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誦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萬物莖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鐘故謂之黃鍾其管九寸其數八十一其日壬癸其月壬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故謂之大呂其管八寸五分其數七十六其月為涂其歲赤奮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亥枵其候大寒在卦則坤之六四也故合於蕤鍾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物莫不湊地而生故謂之大蕤其管八寸其數七十二其日為陬其歲攝提其風條風其宿箕其次尾三辰合姤些其候啓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商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故謂之夾鍾其管七寸六分其數六十八其日甲乙其月為如其歲單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生焉建辰之律萬物且然絜齊故謂之姑洗其管七寸二分其數六十四其月為寘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萬物盡旅而西行故謂之中呂其管六寸八分其數六十其月為余其歲荒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其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鍾焉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故謂之蕤賓其管

六寸四分其數五十七其日丙丁其月為臯其歲敦
 特其風景風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
 至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呂焉
 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故謂之函鍾其管六寸
 其數五十四其日戊己其月為且涸其歲協合其宿
 弧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六
 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陰潛賊陽
 故謂之夷則其管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其月為相
 其歲涿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
 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建酉
 之律南氣族入故謂之南呂其管五寸三分寸之一
 其數四十八其日庚辛其月為壯其歲作噩其宿蠲
 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也

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故謂之
 無射其管五寸一分其數四十五其月為玄其歲閏
 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則乾之
 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焉建亥之律陰與
 陽交應故謂之應鍾其管四寸七分之二其數四十
 三其月為陽其歲大淵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合析
 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大簇而上
 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為六律本乎坤爻
 者為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則為同位所以象夫婦
 六同右轉而生律則為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生
 所以象八卦旋之為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
 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大司
 樂以六律六同考五聲以五聲成八音以八音成六

舞以六舞大合樂用之大祭祀足以致鬼神示用之
大朝會是以和邦國用之教萬民足以諧萬民用之
大饗食足以安賓客用之待四夷足以說遠人用之
大蜡足以作動物觀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
示可知群后德讓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虞賓在位
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作動
物可知此言大合樂樂神之樂也旋宮之樂降神之
樂也大司樂之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大宰禮
典小宰禮職亦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禮器曰禮
交動平上樂交應平下和之至也左傳曰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則和者有異而無乖諧者有偏而無殊是
和未至於諧也邦國則異而易乖故欲其和萬民則
衆而難偏故欲其諧禮以和諧爲用樂以和諧爲樂
也謂之和邦國諧萬民者其情同也大司馬之法以
治邦國爲主故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而萬民不預
焉大宗伯之禮樂以防萬民爲主故言合天地之化
以諧萬民而邦國不預焉非特此也掌交和諸侯之
好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之亦輔禮樂之不至爾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
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王制六律六同之器以合六陰六陽之聲黃鍾太
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六陰聲也蓋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
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交錯質見如表裏然故子

合於田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
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
田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族寅之氣正月
建焉而辰在娵些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
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
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
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
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
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
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故祀天神奏黃鍾
歌大呂祭地示奏太族歌應鍾祀四望奏姑洗歌南
呂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享先妣奏夷則歌小呂享
先祖奏無射歌夾鍾無非以陰合陽以斗合辰而

已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鍾師凡祭祀鼓其金
奏之樂然則以鐘鼓奏樂則編鐘在焉非不具六律
六同也其施於鬼神示者各有所主去尔凡六代之
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具律同之理
哉言奏則堂下之樂言歌則堂上之樂春秋傳曰晉
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縣又曰晉侯歌鍾二
肆取半以賜魏絳則奏之與歌雖有堂上下之辨其
實不離於六律六同也分律而序之自黃鍾以至無
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
門以至大武然先妣在先祖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
後世以爲媒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所自出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發諸聲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自

形諸動靜夏之謂之六舞自發諸聲音言之謂之六樂其實一也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嚳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至於大司樂以雲門之樂祀天神非特昊天上帝也凡五帝日月星辰之類無不舉矣以咸池之樂祭地示非特社稷也凡五祀之類無不奉矣以大磬之樂祀四望非特五嶽也凡司中司命之類無不奉矣以大夏之樂祭山川非特山林川澤也凡四方百物羣小祀之類無不奉矣大宗伯之職以見先王與祖考親以見尊也大司樂之職以見先王與遠以見近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纁冕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司服則別先公為二合四望山川為一與大司樂不同者王公之服有等降四望山川之服無同異非若樂之致詳故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一先王之作樂合生氣之和著萬物之理而萬物莫不以類相動故后夔奏簫韶鳳凰為之來儀師曠奏清角玄鶴為之率舞瓠巴鼓瑟六馬為之仰秣伯牙鼓琴流魚為之出聽然則當大蜡萬物索饗之時其六

樂所致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不過如此今夫武樂六成文樂九成六樂則
文武備矣必以六變為言者豈非即六代之樂各一
變而言歟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
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以羽物配川澤羸
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不
同者大司徒言物之所宜此言物之所致難易故也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靈鼗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孤竹
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
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
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
一覆為體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圜與易乾為圜
同意為其為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為德其宮之
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為其万物
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稱黃
與易黃中通理同意為其為死者所首之方也且樂以
中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
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
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圜鍾為宮無射為之合黃鍾

爲角大呂爲之合大族爲徵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
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
爲四函鍾爲宮蕤賓爲之合大族爲角應鍾爲之合
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
爲徵應鍾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
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
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
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
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
以一於陽先乎陰故六指旋宮之制與蕤賓卦六爻之
參常相爲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
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
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
分而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
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三宮所不該者亦
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
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
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示以函鍾爲首禮人
鬼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
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之十二辰之
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于丑寅而止耳禮運曰
一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

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
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
失非特此也復以黃鍾為宮為羽大呂為二商太簇
為商為徵圜鍾為徵為羽姑洗為宮為羽中呂為宮
為商蕤賓為徵為角函鍾為徵為羽夷則為羽為角
南呂為徵為商無射為角為商應鍾為角為羽抑又
甚矣然天人之宮一以大簇為徵者祀天於南郊而
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為
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剋而已大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角徵羽
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
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為大師之
職然則詩為樂章而為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大師必審
之者為避所剋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
不用商同意夫豈為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
天宮不用中呂函鍾南呂無射入宮避函鍾南呂姑
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
宮不用人宮之律人宮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
鍾孰謂避天地之律邪

樂書卷第四十終

周禮

春官

大司樂

雷鼓雷鼙雷鼓雷鼗雷鼗路

取路雷鼓

鼓人掌教六鼓四八五之
 其聲用以雷鼓鼓神以
 享則鼓之聲用莫先以
 之料儀禮大射鼗倚
 則鼗之為器如鼓而
 瞭則鼗之聲用未嘗
 音革則鼗鼓皆又至
 地德也路人道也天
 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
 音聲以節聲樂教為鼓而辨
 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
 公此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
 頌磬西紘書舜典下管鼗鼓
 掌之於小師播之於鼗朦賦
 不兆奏鼓矣蓋坎主朔易而其
 音堂下之樂也雷天聲也靈



地示之樂八變而靈
路鼓路鼓四面者金
余抃土不生以上之
鄭司農謂雷鼓六面
兩面非也古之人辨
以救日月亦天事故
攻猛獸亦地事故也
鼓于大寢之門外以
遠令亦人事故也其
鞞世紀帝嚳命倭作
料同則鼓鞞一也先
氣是不考坎音革之
風竹之管孫竹之管

鼓靈鼓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
之為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
五加金之四其樂所以九變與
則是靈鼓靈鼓四面路鼓路鼓
其聲用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歐之以
司馬振鐸王執路鼓大僕建路
達窮者與遠令以田獵達窮與
不同者持不用鼓耳月令修鞞
鞞鞞而與麻同小謂之鞞而與
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鞞為震之
過也

爾雅六管謂之箏

謂之篴小謂之篴若其狀如箏

笛而六孔併兩而吹
音也書曰下管鼗鼓
管象則管之為樂以
為都良管以一天下
會帝嚳又次管展管
之於小師播之於鼗
竹之竒以禮天神孫
禮人鬼各從其聲類
是也或作瑄傳稱白
寸八孔無底豈以當
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

之所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
燕禮大射下管新宮記曰下而
利制為用堂下之樂也女媧始
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
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教
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
竹之衆以禮地示陰竹之幽以
或也管或作莞詩曰馨莞將將
土瑄是也廣雅管象箏南長尺圍
寸之制為言歟
必龍門之琴瑟
耳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

耳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

宜於圜丘奏之空桑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
生處空桑伊尹生于空
雲和山且禹貢所謂雲
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
大瑟朱絃達越明堂
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瑟
之琴瑟堂上之樂君
則易良瑟則靜好一於
故鄉飲酒禮二人皆去
何瑟而執越樂記曰清
琴者舉大故也後世其

琴瑟皆古制也

其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顓帝
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
者歟鼓瑟鼓琴詩鹿鳴
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
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
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
所常御所以樂心者也然琴
尚宮而已未嘗不相須而用
何瑟後首越越燕禮小臣左
一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皆不及
漸離之筑蒙恬之箏漢之瑟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

夫宮音之主也箎不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
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
聲凡三宮既文之以五聲必播之以八音言鼓瑟舉
革以見木也言匏舉竹以見匏也言琴瑟舉絲以見
瓦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言奏之圜丘
方澤宗廟豈舉金以見石歟前言分樂以祀天神祭
地示有歌此旋樂以禮天神地示無歌小師大祀祭
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何邪曰禮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
祭祀不興舞也天地不歌尊之也宗廟有歌親之也

然天祀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鬼享莫大於
禘祫作旋宮之樂以降神特施祭之大者故也天神
以雲門則天氣也地示以咸池法地澤也人鬼以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以舜以繼體而帝禹以繼體而
王皆足以承宗廟奉祭祀故也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擊本於日律本於辰故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
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
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蓋圜鍾卯位
之律也而丁爲之幹故其樂六變函鍾未位之律也
而已爲之幹故其樂八變黃鍾子位之律也而甲爲
之幹故其樂九變天神以陽升卒有以降而禮之者
六變之樂有以召之也地示以陰藏卒有以出而禮
之者八變之樂有以召之也人鬼域於陰陽之間而
無不之卒有以接而禮之者九變之樂有以召之也
成王制禮作樂而神祇祖考至於安樂之者本諸此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大師大祭祀帥鼓自登歌今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
鼓小師大琴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凡小祭
祀小樂車鼓棘則大師小師所職無非樂事也大司
樂則摠其凡而已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
縣鄉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眡瞭掌大師之縣則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則王之宮縣而已非中小
祭祀之樂也何以明之古者將祭散齋七日宿齋三
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大祭祀宿

縣則縣之於前，亦有齊之時也。惟樂不可以為偽，而縣之於宿，豈一時之樂亦已至矣。遂以聲展之，則審一以定和，亦所以達其誠歟。展聲之展，與展牲之展，同詩曰：允矣君子，長也。大成爾雅曰：展，誠也。由是觀之，凡大祭祀，皆謂之展，而展其聲，其達誠之意可知矣。先儒謂大祭祀，宿縣於廟中，小祭祀亦與焉。是知中小祭祀，非皆前期十日而遂戒也。不然，則宿縣展聲，何以獨稱大祭祀乎。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樂之九歌，書曰：獻之以九歌，俾勿壞。故自縣上九德之

後，大詩大司樂奏九德之歌，九磬之樂，由是言之。樂之於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夏禹樂也。九德之歌，得不為九夏乎。宗廟九變之樂，必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豈非舜行天道以治人，而行人道以奉天，而其樂有以相成歟。九夏之樂，以王夏為首，以明王道自禹而故也。王於尸為尊，必北面事之。以其在廟門外，則全於君故也。乃若廟門外，則疑於臣。此王所以先尸也。牲所以奉神，而尸則象神而已。此所以先牲也。王也。尸也。牲也。方宗廟祭祀之時，其出入未始不均也。王則中心無為，以守至正。非有出入也。其出入則以送尸與牲而已。故王出入，令奏王夏，繼之以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也。大饗之禮，有施之祭。祀者，有施之賓。爰者，禮記郊血大饗不問卜，此施之

祭祀也大饗尚服脩大饗有四此施之賓客也是大饗之禮非特仁鬼神於幽亦所以仁賓客於明矣古人之饗賓如承大祭其所異者特不入牲而已蓋饗鬼神在廟門內故君子必入牲而親殺之既祭饗賓則在廟門外其何入牲之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蓋先王將祭擇士豫焉爲其行同能耦無以別也使射而擇之其射也有大禮焉故謂之大射射之爲禮有旌以詔之有鼓以節之有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軍旅之事如斯而已故傳曰出則征誅入則揖讓其義一也大射之樂王出入大司樂令鐘師奏王夏如大祭大

饗之儀明其大舞統也乃射令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擇士以觀其容也大祭大饗帥國子而舞固大司樂之職也至於大射之諸侯非大司樂所得專特以義詔之使舞而已天子撫干而舞所以樂尸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故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此奏王夏者奏王夏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大射以鐘鼓奏陔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大司樂所令言饗不及燕言射不及賓奏騶虞不及狸首詔諸侯不及大夫者以大司樂司其大故也

樂書卷第四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大司樂

樂師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王日舉鼎十有二物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凡此王常食之食非大食之食也常食之食以樂侑之則大食以樂侑之可知矣公食大夫禮三飯而後侑則以樂侑食猶儀禮以幣侑食也三宥之樂皆令奏鍾鼓則鍾鼓樂之盛也大食禮之盛也有盛禮必有盛樂以樂之非王者以大臨物安足享此禮成於三而樂亦如之故王大

食則其禮具三宥則其樂備王者以樂侑食豈特樂
吾一身爲哉乃所以樂天下也文王言三皇五帝有
勸戒之器名侑厄而荀卿有宥坐之器釋者以謂宥
與侑同則知大司樂與膳夫不害字異而實同也春
秋傳饗醴皆曰宥與此同意荀卿以三宥爲三臭誤矣
主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也主師大獻奏樂
謂之愷樂人之怒氣已焉故也昔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猶且振旅愷以入于晉况王者親征之師大獻功
于社乎奏愷樂有司之事也大司樂則令之而已令
之者尊奏之者卑凡言令者類皆如此古者作大事
動大衆必告社而後行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大
祀曰大師宜于社是也及其有功未必不獻焉大司

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是也鄭氏謂大獻捷于
祖趙商詰之不亦宜乎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
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憂之日短則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凡日
月食天變之見於象者也若春秋書日食二十六之
類是已四鎮五嶽崩地變之見於形者也若春秋書
沙鹿梁山崩之類是已大傀異裁人鬼之爲恠異者
也與老子所謂其鬼不神者異矣大札若厲疫而死
是也大災若齊大災是也凡國之大憂若國有大故
是也大宗伯之職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
亡以荒禮哀凶札禮之所哀則樂之所當弛也然則
膳夫大喪大荒大札天也有戒邦有大故則不舉司

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與此不同者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憂樂以天下其憂以天下也大則去樂小則弛縣及其極也又素服不舉焉素服則以喪禮處之飾乎其外而已不舉則減常膳徹樂縣豈特飾外而已哉故素服止於大荒大札大災而不舉又及於大喪大故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此言弛縣者弛則存而不用徹則屏而去之豈特不用乎弛縣與大夫徹縣異去樂與撤弓卒去樂同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昔顏淵問爲邦孔子對以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之不正爲邦以禮樂爲急樂以放鄭聲爲先故建國所禁之聲其害如此

樂記曰凡音聲之於人而通氣者也通氣則心平氣和與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必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得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爲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爲先

大喪泣盡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古者居喪以哀爲主而葬亦如之故哭則不歌哀則不樂人情之常也大喪泣盡樂器及葬而藏亦如之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喪禮之於樂器泣之在大司樂帥之在大師而小師則與之而已大師不言樂器葬奉而藏之以笙師見之也

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所謂設學以化民
邑也國有學所謂立大學以教於國也蓋古者
邦國學之政則三國而已六司雖有大學之
建國之學時則亦均者國學之建國之學
一學之學時則亦均者國學之建國之學
一學之學時則亦均者國學之建國之學
一學之學時則亦均者國學之建國之學

也羽舞籥師鼓鼗之舞是也皇舞舞師以舞旱暵
是也旄舞旄人所教之舞是也干舞司干授舞器是
也人舞所謂手舞足踏是也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又曰十有三年舞勺
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之教國子以六舞而干舞
居一焉以下揚為童子之舞則以干舞之類教國子
小舞不亦宜乎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皆先干戚後羽旄與樂師
之序不同者教人則先文後武故先羽旄與大司樂
教國子以六舞同意作樂則先武後文故先干戚與
夏書舞干羽于兩階同意言羽又言狄者內司服掌
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褱衣續鞞狄於衣爾雅謂
素紩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續揄狄於衣爾雅謂

也羽舞籥師鼓鼗之舞是也皇舞舞師以舞旱暵
是也旄舞旄人所教之舞是也干舞司干授舞器是
也人舞所謂手舞足踏是也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又曰十有三年舞勺
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之教國子以六舞而干舞
居一焉以下揚為童子之舞則以干舞之類教國子
小舞不亦宜乎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皆先干戚後羽旄與樂師
之序不同者教人則先文後武故先羽旄與大司樂
教國子以六舞同意作樂則先武後文故先干戚與
夏書舞干羽于兩階同意言羽又言狄者內司服掌
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褱衣續鞞狄於衣爾雅謂
素紩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續揄狄於衣爾雅謂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羣狄搶狄之羽歟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樂書卷第四十三終

樂書卷第四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樂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樂師教樂之儀堂下行以肆夏門外趨以采薺車亦如之大馭凡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記曰和鸞中采薺是也車出以鐘鼓奏九夏然則教樂之儀或行或趨或環佩而拜如之何不以鐘鼓為節乎禮曰升車有鸞和之聲行步有環佩之聲則環佩而拜其聲與鐘鼓之節相應固其理書大傳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

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
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
奏采齊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
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
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此言行
以肆夏先於趨以采齊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
齊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
齊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求至之樂為行步之節亦
倣古采齊肆夏之制與采齊之詩雖不經見大致亦
不過若采繁采蘋之類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
節士以采繁為節

古者君臣之射以習曲恒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

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天子以備官為節樂仁而殺以
時也諸侯以時會為節樂御而射以禮也大夫則樂
循法而已士則樂不失職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
豨侯一獲一容樂以采繁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
不同節亦異數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
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
之禍而國安矣其於觀盛德也何有記曰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為事而
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
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庸非樂官

備之意乎。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奠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之詩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惟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方執女手之卷，方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以此歟。大夫士投壺之禮，奏狸首，亦大夫鄉射奏騶虞之意也。射士職也，不言孤鄉，則以射人見之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大宰政典，名事與之，先禮記系統政行，則事成。冉子退朝之異，謂事也。孔子不謂之政，曾子叔奉君命以

弔勝則政也。惠伯不謂之事，是政者事之本，上之所施以正人者也。事者政之末，下之所爲以治職者也。故凡樂序事，雖政之末，而樂師掌之，知所先後故也。凡樂之政，則事之本，而樂師治之，以掌國學之政，故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然則祭祀之禮無非事也。以大祀爲大事，則祭祀之小者小事而已。祭祀之事雖大小不同，其用樂一也。故以大祭祀宿縣，大事之用樂者也。凡國之小事，令奏鐘鼓，小事之用樂者也。然則鐘鼓樂之盛，亦用之小事可乎？曰：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雖用有等降，要之以鐘鼓爲節，無時而可廢。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舞，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禮以陳為備樂以奏為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
樂則樂成而後告備古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於
樂成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所謂樂成告備也瞽則瞽
矇之職而詔之使來舞則舞人之職而詔之使緩者
樂師主以樂教非特知可陳之數又達難知之義焉
所以詔瞽與舞非以事也以義而已然則詔舞使緩
豈非訊疾以雅乎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
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徵令樂師掌國
學之政以教國子所謂學士者學樂之士非國子則
諸子也方祭祀之時樂師凡樂成告備詔來鼓員舞
則凡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者亦已盡矣及徹又帥學
士而歌徹令相豈詩所謂樂具入奏廢徹不遲之意
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為節與夫相擊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師所掌特饗而已大饗大食則有大司樂存焉

凡射禮鄉大夫士三耦天子六耦車攻詩曰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賓之初筵詩曰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與
此所謂射夫者耦射之夫其智足以帥人者也祭統
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
舞動其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帥也况射夫乎司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則燕射之夫其舞
率以樂師其執則以弓矢容必比禮節必比樂非特
內志正外體直而已又將見內順治外無敵而可以
觀盛德也詩曰鐘鼓既設樂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大射之禮也籥舞笙鼓樂

既和奏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
奏爾時此燕射之禮也射義曰古者諸侯射必先行
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燕射樂師射夫以弓
矢舞則亦使之行君臣之義而已帥之而舞非特樂
師之於射夫為然大司樂之於國子舞師之於祭祀
亦莫不在所帥焉詔之而舞者以義帥之而舞者以
樂出入令奏鐘鼓

樂固非有出入其出入則應彼而已故王出入則令
以鐘鼓奏王夏尸出入則令以鐘鼓奏肆夏牲出入
則今以鐘鼓奏昭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是
也楚茨詩曰鼓鐘送尸言送以見逆又曰樂具入奏
言入以見出記曰入門而金作出以雍蓋送尸者以
樂之出入見於燕禮也出以徹歌入以金作是又夏

禮也樂之出入大致如此孰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哉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泮水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不告于訖在泮獻功凡軍大獻非特獻馘獻囚
而已功亦在所獻焉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則
教愷歌在樂師而遂倡之在學士凡軍大獻如此則
其大獻于祖得無所待乎樂師之教國子非特小舞
也凡形之為樂儀聲之為愷歌亦然記所謂樂師辨
乎聲詩此也若夫大司樂則并與樂德樂語樂舞而
教之豈特聲歌儀容小舞之末哉然言愷歌不足以
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又歌之
同意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器亦如之

凡喪陳樂器而不作與檀弓謂琴瑟張而不平笙笙備而不和謂之明器異矣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凡司伺末官探本大司樂所司猶至於末則凡樂之本無不舉矣樂官非能如大司樂并與本末而舉之僅能各探一器之本元一官之職而已雖謂之官可也凡樂官大有政令樂師不得而專也掌之而已小有治訟樂師得以專聽之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樂書卷第四十四終

樂書卷第四十五

周禮訓義

春官

大胥

小胥

大胥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文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胥鼓南

言大胥則知胥小胥也言大胥贊小樂正則知小樂

正樂師也夏官諸子之職言國子之倅是知世子之

類則國子也國子之倅則學士諸子也自其學樂事

言之謂之學士自其為倅言之謂之諸子其實一也

大胥序樂師之後者以贊樂師故也小胥又序大胥

之後者以養大胥故也胥以養人為義大胥以中士為之小胥以下士為之其養人也特贊相之而已與凡樂職之胥又異矣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夏小正亦曰丁亥萬用入學由是觀之春夏舞秋冬重聲矣春入學釋菜合舞則舉春以見夏必略夏而言春者以容貌達而為舞春則貌之時故也秋入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必略冬而言秋者以聲音發而為言秋則言之時故也謂之合舞會六樂而舞也謂之合聲會六樂而吹也若夫燕義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伴使之春合諸

學以順陽義以合諸射以順陰義則又因其有文武之才而達之非為言貌而發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六樂之會文武備矣文舞九成而在左武舞六成而

在右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也出象征誅入

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比樂官

則比而聽之展樂器則陳而賦之樂師則凡樂官掌

其政令聽其治訟非特比之而已大司樂凡大祭祀

宿縣遂以聲長之非特其器而已今夫農精於田不

可以為田師貢情於市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不

可以為器師然則為樂師者豈精於樂者所能為哉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官中之事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祀非一故言凡以該之小祭祀

不與舞則知凡祭祀用樂豈莫大而中者邪六世
子曰天子視學大昕之儀所以警衆也凡用樂大胥
以鼓樂學士其意亦一異此大胥之於樂舞非特郊
廟爲然也官中之樂事亦序之而已樂師凡樂堂其
序喜則又不特官中也序官中之事與舍人平官中
之政異矣官中之事士庶子學士之職也一正以
掌其戒令糾禁有官伯以掌其政令秩一特
序其樂事以鼓徵之而已

小胥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釿其不敬者以
其怠慢者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

則堂學士之版籍鳴鼓而徵

職也小胥則掌其徵令以比之而已比樂官也

也比學士者小胥也傳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故慢令者爲不敬進退不齊者爲怠慢不敬由內

而釿以罰之使中怠慢自外入而撻以刑之使肅王

制曰凡八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以簡不

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繼之屏之

遠方終乃不齒亦此意也蓋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

諧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達於士

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鄭伯納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由是推

之服度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

房之論也然則記所謂舞行綴遠豈六佾舞行綴

短豈四佾歟杜預以爲凡天子諸侯大夫之舞一列

遞減二人至士四人止豈復成樂舞哉後世禮樂交
喪僭竊公行於天下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
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
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先王之時巡舞列以肅
其慢為哉然小胥巡舞列而已若夫以六樂之會正
舞位使之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
齊焉是又大胥之職也然祭以懲怠慢為先學以懲
怠慢為急故肆師之誅小胥之撻皆所不後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
其聲凡縣鐘磬也半為堵全為肆

先王之樂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故伶州鳩曰古者神鼓育也中聲而量之以制度
律均統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

則十二辰以正樂縣之位豈徒然哉以應聲律
量度數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堵
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傳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
象宮室王以四方為象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
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
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豈王
宮縣歟春秋譏桓子請曲縣豈諸侯軒縣歟晉以二
肆之半賜魏絳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
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雷笙入磬南則縮縣
縣磬而已豈士特縣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眾庶
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眾庶賓
賢能非為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
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

人宿縣于阼階東坐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
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
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
或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
之間鼓倚于頌磬西紘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
面皆鐘磬鑄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鑄特縣有磬而無
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
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
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
鄭康成曰鐘磬二八在一簋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
六為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興焉亦傳會漢得石
磬十六遷就而為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亦
亦詭哉

樂書卷第四十二

樂書卷第四十六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師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律黃鍾大蕤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
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

陰陽之數不過十二在天列而為十二次在地位而
為十二辰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同以
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
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故大
司樂奏黃鍾祀天神歌大呂以合之奏大蕤祭地示

歌應鍾以合之奏姑洗祀四望歌南呂以合之奏蕤
賓祭山川歌函鍾以合之奏夷則享先妣歌小呂以
合之奏無射享先祖歌夾鍾以合之聖人以六律六
同合陰陽之聲爲未足也文之以五聲使聲待是而
和播之以八音使音待是而諧然則律同有不爲聲
音之橐籥歟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大
蕤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
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
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無射所以蓋布哲人令德示
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仲呂
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
贊陽秀也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後也律呂不易無姦
事也概見於此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休

常以効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
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
謂之林鍾壬夏在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
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
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始六陰也六呂謂之六間間六
陽也亦謂之六同同六陽也律呂言其體始言其用
間言其位同言其情揔而論之皆述陽氣而通上下
焉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其
律特中央言律中黃鍾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
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
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鍾之宮爲聲律之本量中
黃鍾之宮亦此意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

六律爲之音

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然則樂也者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大司樂之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詳以大卑者其治略以小

大祭祀帥鼓鼗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

鼗蒙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六祭

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鞀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鞀舞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而已蓋拊爲衆器之父鼓鞀爲衆聲之君以拊爲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鞀爲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爲樂之象乎凡此雖鼗蒙小節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與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賁

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
事也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
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成王賜
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
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賜魯也記禮者彼然而言之
豈爲知禮意哉

大射帥鼓而歌射節

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
者也然則歌之所詠豈特其聲哉凡以直已陳德而
已蓋鼓自矇堂先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
射節雖在矇矇其帥而歌者實大師役之也大司樂
大射令奏騶虞器示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射人王以
騶虞九節鍾師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

有節即度數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
之數也樂帥以騶虞爲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
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矇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
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師小而歌之
以人聲堂上之事也王之大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
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聲足以合奏可審一而定和
矣儀禮大射奏騶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
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今夫
射以傷物爲事人之所戮也故有燕樂之重必射以
所戮附所樂而習焉則人之從之也輕其歌射節不
亦宜乎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大師執同

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聽軍聲有道執同律聽之之道也詔吉凶有道聽軍聲詔之之道也蓋聽商聲知戰勝而士強聽宮聲知軍和而士附其吉可得而詔也聽角聲知軍擾而心喪聽徵聲知將急而士勞聽羽聲知兵弱而威奪其凶可得而詔也古之人吉凶不待陣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不過如此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豈不信哉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主師出言之所以存豫戒之智也夫司馬若師有功左執律愷樂獻于社主師旋言之所以示愷樂之仁也然周之出師有大史抱天時大小正龜兆又以同律詔吉凶則先王謹戎事立民命亦可謂至矣

大宗伯以軍禮同

用衆居一焉惟行

大師之禮用衆而大師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

然則軍禮之師有小於此又非大師所與也

大喪帥瞽而獻作匱謚凡國之鼓曠蒙正焉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則謚爲特葬時制也曾子問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

公羊謂讀誄制謚於南郊則制謚自誄始也然誄而

謚之古無有也周道然也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瞽

曠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凡國之

瞽曠皆正於大師以治樂政故統大師之職言之大

祭祀師瞽登歌之類吉禮也大鄉食亦如之大射即瞽

而歌射節賓禮嘉禮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軍禮

也大喪師瞽而獻凶禮也小師異於是語然祀而不

及聽宣聲語喪鄉而不及大射此大小略殺之辨也
由是觀之大師小師雖主乎樂而五禮未嘗不在焉
大宗伯雖主乎禮而和樂未嘗不在焉

樂書卷第四十六終

樂書卷第四十七

周禮訓義

春官

小師

小師

鼓冒矇上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埴簫管絃歌

大司樂以雷鼗鼓雷鼗鼓禮天神靈鼓靈鼗鼓禮地示路鼓
路鼗禮人鬼則鼗鼓於鼓為小而其音革所以兆奏鼓
者也書曰合止祝敔詩曰鼗鼓磬祝圉則祝以合之敔
以止之而其音木所以節眾樂者也埴其形負其
音土樂之所待以和鳴者也簫管則其器細其音竹
樂之所待以備舉者也小師所以教堂下之樂如此
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小師所以教堂上之樂如

此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控揭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然則小師之教瞽矇止於此鼓鼓祝敔塙篪管弦歌而不及鐘磬竽篪與舞者不言竽篪以篪爾管見之不言鐘磬瑟舞以弦歌見之小師所言下過聲立日形器之末節而舞又樂之極而樂成焉非小師所及也若夫大師之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豈特末節而已哉

大祭祀登歌擊拊

拊之為器豈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搏拊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小大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鍾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奏之而已

言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道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言之為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為之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鞀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

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祭
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
師大祭祀擊拊鼓鞀亦此意歟儀禮有司徹卒暮有
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
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饋饌禮之終
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
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
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
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鞀之
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
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
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學士徹尊故也
師徹歌卑故也

大喪與廢

大師大喪帥鼓晉廢樂器作匱謚小師大喪與廢也
作匱謚又非所與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大師所掌大祭祀大樂事而已凡小祭祀

與焉此小師大祭祀登歌所以與大師同

樂事鼓鞀所以與大師異也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

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大射有朔

鼗應鼗有警之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鞀則朔

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

無鞀周禮有鞀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鞀朔為三鼓未必然也鼓鞀

小師之職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
繼之以金錡和鼓以金鐃節鼓和鼓者鼓倡而和之
節鼓者鼓行而節之陰始於和陽中於節小師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所謂節者以節聲音也所謂
和者以和聲音也爾雅曰和樂謂之節徒吹謂之和
其和節與小師同其所以為和節異矣小師掌先王
六樂五聲八音之節與其和者不過即六樂聲音之
自然以輔之而已傳曰舞所以節八音也記曰鐘鼓
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故語聲音之節則凡所謂舞者
舉矣語聲音之和則凡所謂鐘鼓者舉矣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又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至於聲音之節
與和特其小者耳此所以當乎之於小師歟大師凡六

祭祀大饗大射大喪皆帥瞽小師不言帥何也曰序
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貳焉大夫以智
帥人之大者士則事人而微故也樂師言帥大胥小
胥不與焉豈樂師亦以大夫而大胥小胥亦以士邪

瞽矇

瞽矇掌播鼗祝敔壎箏管弦歌

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瞶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
之司視而掌火鼓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
聽而鼓樂其使入也可謂器之矣傳曰黃帝使神瞽
考中聲頁書曰瞽奏鼓礼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
有瞽有瞽矇矇奏公國語曰矇矇修聲則瞽矇之職
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
料鼗雖有大小不同其播而不建一也小師掌教鼓

鼗鼗矇矇止於播鼗不及鼓則鼓為樂之君而鼗
特兆奏鼗而已鼓大而鼗小小師主以樂教而鼗
則主鼓樂而非教樂者也豈小師摠其大鼗矇專
小故邪然鼗矇非持掌播鼗而已抑又掌祝教
管焉故於鼗言播以別之

樂書卷第四十七終



周禮訓義

春官

鼗矇

矇矇

矇矇

訓誦詩世莫不繫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鼗矇掌之者以五帝不相訟樂故也琴
瑟必以鼗矇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莫繫故書為
世帝繫國語曰製之世為之昭明德是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春秋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大司樂以九德之歌為禹樂然則九夏得不為禹之

大夏乎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德與詩者大師所教而歌不與焉掌六歌而役於大師者惟瞽矇而已蓋大師從人者也瞽矇役於人者也瞽矇役於大師正於小師是役之者有以師之故也正之者有以教之故也

眡矇

眡矇掌凡樂事播鼗鼔手頌磬笙瑟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笙鍾之樂蓋鍾磬之應歌者爲頌鍾頌磬應笙者爲笙鍾笙磬記曰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然則頌鍾頌磬

雅琴頌琴之類豈非合雅頌之聲然邪頌磬與春秋傳歌鍾同意笙磬與詩笙磬同意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詩曰鼗磬祝圉蓋鼗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眡矇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鞀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曾中正眸子矇焉曾中不正眸子眊焉火燎曰燎火之明也目矇曰矇目之明也眡矇之職以三百人爲率府史胥徒不與焉則其眡之明其本非不同也所異者末流之派別而已故其明雖與瞽矇異而瞽矇實賴之是以凡樂事又使之相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此也樂

之事有大小言凡樂事則大小無不在所掌矣。眡瞭所掌如此，非瞽矇所及也。故止於修聲以役大師而已。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小胥正樂縣之位，所以辨名分。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所以備聲用。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師之職實。縣樂縣而眡瞭特掌之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八音而鍾磬居二焉。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懸。其音莫不協五聲，其聲莫不協律。同實在大師，名在眡瞭。互備故也。樂縣之制，天子用宮，其形圓，諸侯用軒，其形曲。大祭祀宿縣，天子之制也。二門而縣，與諸侯之制也。後世禮廢，樂壞，諸侯僭天子之音，有秦六六，楚諸侯者，有矣。郊特牲曰：諸侯之宮，一室一屋，一室一屋，一室一屋。故請曲縣大夫之管，禮也。

大喪，大樂，樂器大旅亦如之。

爾雅曰：旅，眾也。陳也。師旅之旅，非常陳也。必待乎禘，故旅祭之旅亦非常陳也。必待乎災，故禹貢曰：荆之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洪水為災，然後旅。神而祭之，彼於山祭猶若是。况國有變故而祭之，其可不謂之乎。掌次王六旅，上帝張，檀案設，皇邸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由是觀之旅固有大小。大則禮隆，小則禮殺。是大旅之禮莫若天帝之為至也。故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檀案皇。

邱所用不以金版所秉特兩圭有邱而已則其禮
可知也司尊彝大喪存莫彝大旅亦如之喪旅之禮
也眡瞭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廢其
器大旅則陳之喪旅之樂也眡瞭喪旅之樂一也
言大旅亦如之笙師喪祭之樂大同而小異故樂
於喪言廢於旅言陳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誅之豈
其僭行之乎

賓射皆奏其鐘鼓

禮有五賓居一焉藝有六射居一焉因賓而射禮
焉賓射之禮也因賓射而樂作焉賓射之樂也鐘
凡射王奏騶虞鑄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
如之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

安能以中推此則賓射而眡瞭奏鐘鼓使夫與射之
賓循所奏之聲莫而後發發而不失正鵠而賢不肖
觀矣夫射有三大射也賓射也燕射也司裘於王共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之侯也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已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
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豨侯二正賓射之侯也梓人張
五采之侯是已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燕射之侯也
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是已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
射飾其側猶賓射之有皮賓射側皮而中五采大射
側中皆皮其側同其所異者中而已賓射之樂眡瞭
奏之大射之樂大司樂合之燕射之樂樂師帥之

蠶愷獻亦如之蠶音

鑄師凡軍之夜三蠶皆鼓之守蠶亦如之掌固日夜
三蠶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鼗鼓然鼗雖鼓人用
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蠶鼓
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蠶夜半三通為晨戒平
曰五通為發明三蠶之制大率若此鄭氏之說不亦
昧乎樂志曰長丈二尺曰蠶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
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蠶鼓
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
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鼓鼓之事上必以
義未嘗不欲蚤故以蠶鼓鼓之皐與蠶字殊而理一
考工記鞀人為皐鼓春秋傳曰魯人之皐又曰皐下
禮詩曰鶴鳴于九皐則皐為下隰之地其土濕以緩

故皐與蠶皆有緩意其名鼓不亦可乎大旅之祭比
大喪為輕故先言大喪而大旅亦如之蠶愷之樂比
賓射為輕故先言賓射而蠶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
夜以蠶所以同憂而警者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者
也惟能同憂戚然以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
眠瞭奏鐘鼓以樂之則人人孰不出死斷云而愉哉

樂書卷第四十八終

周禮正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典同

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氣

陽六為律自黃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為同自大呂

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故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

轉故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

乾位西北氣覆而為天衆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載

而為地衆陰之主也然天雖為衆陽之主而有陰焉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也

地雖為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
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於卦為震
坎麗乎坤者於卦為離為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
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而已
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
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為者也
即人為之聲辨自然之聲而為樂器此揚子所謂作
者言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音而為陽一
生二則耦而為陰二生三則陰陽參和而為冲氣三
生四則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
中聲以為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尚象記曰聲樂
之象也即十有二聲以為樂器得不為制器尚象立
乎典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異其聲

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
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破聲散險聲歛達聲贏微
聲籥回聲衍侈聲苴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古者鳧氏為鍾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
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
杵弁則鬱長角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遠
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鍾鼎之齊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所制有
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弁之

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和而已記曰樂者中和之紀
荀子曰樂之中和也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左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然則樂器之尚中聲其已久矣古之制樂器始
於伊耆氏以葦為籥以土為鼓籥則三孔而中聲通
焉土則冲氣而中聲鍾焉由是推之辨十有二聲雜
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豈不信哉周景王將
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失是故也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昔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十有二律命管接鑄金作十
有二鍾故為樂器莫不以律為之數度以鍾為之齊
量故言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為鍾言十有二聲則知
律之為管樂記先王作樂而音統自之度數考工記
氏為量而言聲中黃鍾之宮蓋本此別而言之律
與同異合而言之同亦律而已此所以以有十二律
之說也不言十有二鍾而言聲者鍾於八音為金金
於五行為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
鍾也

凡和樂亦如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
而上者之道寓之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而不離
於數度雖非齊量而不離於齊量其為數度也即十
有二律而已其為齊量也即十有二聲而已非特樂
器為然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者此
也先儒謂調其故器豈其然乎古者上農掘土出金
上工磨石出玉瓊瑤篠簜齒革羽毛而樂器備矣樂

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由此觀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樂器雖多其能外乎八物哉大師於樂器言播亦播八音之意也伶州鳩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推此可類舉矣

磬師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人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故舜命夔典樂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其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於方有西有北於時有秋有冬於物有金

有玉以分有貴賤以位有上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謂其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尚聲可知矣書之言球必以鳴先之者亦此意與磬師所掌不過教眡瞭擊之而已眡瞭言掌擊笙磬頌磬則鐘舉矣小胥凡縣鐘磬半為桴全為肆則鐘磬皆在所編也於鐘言編則磬舉矣鐘磬常相待以為用國語曰金石以動之是也有編者必有不編者存焉明堂禮曰叔之離磬編則雜特則離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矣荀卿言縣一鐘戴禮言縣一磬言特縣鐘磬如此

則編鐘編磬亦可知矣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大鐘謂
之鐘豈特縣者乎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
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縣者也鐘之特縣有
鐘師掌之其不言宜矣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
古之制也後世加以四清而先儒有編縣二八之說
不亦悞乎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豈亦周之樂師歟
孔子擊磬於衛而荷蕢者謂其有心是不知孔子擊
磬於衛欲其辨父子君臣之名而正之非有心於為
已故也

樂書卷第四十九終

樂書卷第五十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磬師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縵之為樂操之而敬縱
之而慢在始學者為易習比朝祭為尤慢雜聲之和
樂者也凡祭祀用焉非大祭祀之時也儀禮燕禮若
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蓋人君之於天下其智
足以知避就知出入則可以樂矣嚮明而治體天道
在南方之時出而與萬物相見者也嚮晦入燕息體
天道在北方之時入而與萬物相辨者也入而與物

辨則無爲也。以飲食燕樂而已。燕樂之樂雖施於賓客。凡房中亦用焉。磬師雖非主教。縵樂燕樂然其鐘磬而磬師實其豫教之。開雖之詩曰：樂得淑女。琴瑟友之。繼之以樂得淑女。鐘鼓樂之。豈古房中之樂邪？房中之樂未嘗不用鐘磬。而鄭氏以爲不用焉。是不考磬師之過也。

凡祭祀奏縵樂

人之於樂有奏者有奏之者。磬師凡祭祀以鐘磬奏。縵樂非奏者也。奏之者而已。磬師以鐘鼓奏。縵樂而鐘師又以鐘鼓。鼓之者凡作樂皆曰鼓。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旣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春。以至鼓琴鼓瑟。鼓簧鼓缶。皆以鼓爲。則縵樂謂之。鼓不亦可也。

鐘師

鐘師掌金奏

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左傳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窺。大者不擲。則和於物。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棊。蓋鐘之爲器於物爲金於方爲西。秋分之音也。其輕重有齊。多寡有量。小大有宜。其音有適。先王以鳧氏爲之。鐘師掌之。奏之以爲樂。然而已。鐘師掌金奏而不及金奏之鼓。鑄師掌金奏之鼓而不及四金之音。聲有鼓人之職存焉。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府史胥徒皆在所統。謂之鐘師。不亦宜乎。鐘以止。聚爲義。先儒謂鐘之爲言動也。踈矣。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械夏鷩夏

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音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械夏公出入奏鷩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常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每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憚勿壞曷嘗不先患慮患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爲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豆口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

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於樂

未嘗不以械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械夏大射公入
 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
 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
 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出入奏
 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械驚
 者以交為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
 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
 豳頌矣國語曰金奏肆夏禮器曰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曰宮闕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玉藻言君子
 佩玉行以肆夏春秋襄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燕
 禮奏肆夏由此觀之夏之樂天子用之於祭則送逆
 用之於享則逮元侯其施於身則行步登車佩玉

而已以其所以施於身者行於祭享之間蓋重禮也
 諸侯謹度於王有臣道焉制節於國有君道焉故燕
 禮與賓入門而奏肆夏以有君道也兩君相見奏肆
 夏可也若夫以君而享臣為臣而用之豈先王之禮
 哉此晉侯以享穆叔春秋所以譏之趙文子奏於家
 郊特牲所以非之也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為鐘其
 聲尚角上工磨石以為磬其聲尚羽故磬師掌教擊
 磬未嘗不及鼓要之磬師以磬石為主故以磬先鐘鐘
 師以鐘為主故以鐘先鼓然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
 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
 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為先庸鼓次之周詩以鼗鼓
 為先惟鏞次之是故鼓大驪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
 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鐘從之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而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爲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爲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禮記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又曰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蓋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爲主有鄉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爲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

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凡祭祀饗食如之何不一燕樂乎以儀禮考之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故有酬幣燕亦如之又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其樂亦不嫌於同矣以鐘鼓以奏九夏則奏燕樂以鐘鼓亦可類舉矣鐘陰聲也六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得在樂則鐘鼓應然後八音諧故獨鐘不能以和聲獨鼓不能以成樂是以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人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然則於論鼓鐘其義豈不深且遠哉凡祭祀用樂亦方所謂不用焉祭義曰禘有樂而嘗無樂是也凡饗食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郊特牲曰饗有樂而食無樂是也周制四時之祭有祠而無禘其食又以樂侑之則禘饗有樂而食嘗無

樂非周制也奏樂先祭祀後鄉

食者禮莫重於祭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終

樂書卷第五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鍾師

笙師

搏師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鄉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
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
飲禮燕禮行而君臣之義明矣鄉飲禮行而長幼之
序明矣故凡射上自王侯下逮卿士莫不各有所奏
焉大射之禮鍾人以鍾鼓奏陔夏鄉射以鼓奏陔夏
諸侯尊以鍾鼓奏之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蓋自王
達於士其奏射樂宜皆以鍾鼓為節不然九夏之樂

安得並以鍾鼓之乎。眡瞭賓射奏其鍾鼓是也。然王道成於騶虞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王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古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樂乎。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掌鼗鼓纓樂

古者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鼗旅師於將帥為卑其執鼗鼓其鼓之卑者。鄭樂記曰鼗鼗之聲離離以立動而以進眾君子聽鼗鼗之聲則思將帥之仁其鼓本謂此也。考之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廷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先儒以應為鼗則鼗與鼓比建而鼗常在左矣。鍾師鼓纓樂而擊鼗以和之。蓋纓樂於朝祭為慢鼗於眾鼓為卑以鼗鼓和纓樂夫是之謂稱。

笙師

笙師掌教敝竽笙埙箏簫篪篥

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之為器三十六簧是皆美在其中而宮聲出焉埙之為器平底六孔內虛而上銳其音土其形負而天地冲氣存焉以至三孔之簫二十三管之簫八孔之箏五孔之篪併吹之管無非道中聲。

也故笙師掌而獻之此言獻笙詩言吹笙鼓簧者獻以龠為主而貴中聲吹以口為主而尚人氣故也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械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故笙師教之必先獻笙笙填籥篪蕭箏者所以作之也繼之春牘應雅者所以節之也曲禮曰春不相樂記曰治亂以相言牘應雅則知春之為相於相言春則知牘應雅無非春也牘猶簡牘之牘殺其聲而使小者也應猶應為之應物因其聲而應之也雅猶佳而且順放淫邪而正之也笙師之教械樂有春以相之牘以殺之應以應之雅以正之確乎鄭衛不能亂也儀禮鄉飲賓出奏陔鄉射賓興奏陔燕禮大射賓酢奏陔先儒以陔為械則陔械字殊而義一其示戒一也九夏以此終而行禮

亦至是然焉豈書目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天子會諸侯卿大夫士之射必飾以禮樂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故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鷓鴣采芣采蘋采蘋而歌笙間不與焉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燕禮笙入立于縣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即是推之燕射之禮均用鐘笙之樂則祭祀與鄉食用之亦可類見矣凡祭祀饗射與燕而笙師共鐘笙之樂者蓋笙師摠而合於上府史胥徒之類共供之於下儀禮所謂笙一人豈笙師歟所謂衆笙豈府

史胥徒 之類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和非笙無以倡始笙非
和無以成聲笙必入于縣中者以有鐘磬之縣而笙
獨處中與之相應故也磬師有笙磬之樂笙師有鐘
笙之樂相與縣事合治故也後世以竿笙巢笙和笙
為三笙失之遠矣
大喪盛其樂器及葬奏而藏之夫旅則陳之
笙師之於樂器大喪則窆之而不作以不聽樂故也
及葬奉而藏之以葬也者藏故也大旅則陳之饌處
而已不必泣縣故也

鑄師

鑄師掌金奏之鼓

周人各官多以小見大故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

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祀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今夫細
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無鐘其大有鑄鳴其細
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鑄大鈞宮商
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鑄則鑄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
嘉納魯之寶鑄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鑄韋昭
杜預皆以為小鐘言歌鐘及其鑄則鑄小鐘大可知
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
成曰鑄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鑄鑄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鑄鑄于之屬所
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
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
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鑄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樂書卷第五十一終

樂書卷第五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鑄師

鑄師

蘇氏

旄人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乾之為卦位乎西北之維而於物為金玉金陰精之
純而直乎西其材從革其志始隆而終殺先王鑿之
以為鍾玉陽精之純而直乎北其材不燮其志清越
以長而無殺先王曼之以為磬古之作樂磬常後於
鍾而鍾又大於鑄鍾鑄皆以金為之而其磬未始不
相應均謂之金奏可也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
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

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罇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爾雅曰大鍾謂之鐻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樂象成以民功為大大謂之鐻以其能考大功故也小謂之棧以其声淺且柞故也大而不鐻小而無棧其声輕疾而以剽名之與楚人以相輕為僇同意大射禮鍾先而鐻後則先大後小鍾鐻處磬鼓之間則声常與磬鼓相應故鍾師奏九夏既曠掌播鼗擊鼗未嘗不以鐘鼓况鐻師掌金奏之樂而不以鼓乎由是觀之鐘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一國之事必本之君一家之事必本之父然則凡樂事必本鐘鼓可知矣鍾師言凡祭祀饗食而不及賓射者以鍾師未嘗不及賓凡射奏騶虞之類未嘗不及射

故也鐻師言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而不及燕者燕禮之縣有鐘磬而無鐻故也考之序官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鐻師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是鐘之為器重以大其官屬不得不多鐻之為器輕以小其官屬不得不少也抑又鐻者迫也而其字從薄迫則其量小薄則其舉輕則鐻為小鐘明矣昔黃帝鑄十有二鐻加五音以詔英韶後周亦以十二鐻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則鐻鐘之小者蓋編縣之器非特縣者也先儒以之為特縣豈誤以為大鐘邪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古者行軍止則以車為營衛動則以之勝敵固足以包軍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取之六鄉大國取

之三鄉以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要皆取足包敵而巳軍大獻奏愷樂而言凡者非兼侯國之軍特天子之制也凡為王敵所侮者獻功於王而王使獻之於社則歸功於神而已謂之大獻與苟有所獻者異矣軍大獻獻者之職也使罇師鼓其愷樂受獻者之事也凡軍之夜三鼙日鼓之守鼙亦如之

天以日月為晦明日月以晝夜為分晝日出為晝而於卦為晉日入為夜而於卦為明夷序卦曰明夷傷也傷之者至可不思患而預為之戒乎鼓人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抵際宿射皆奏其鐘鼓鼙愷獻亦如之凡軍之夜三鼙罇師皆以金奏之鼓鼓之然則備守之鼙雖非施於夜其鼓金奏之鼓亦視諸此眠際先鼙後愷以其能與同憂然後可與同樂也

師先愷後鼙以其雖主於獻功其樂以之備也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罇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之吉禮設其大喪之凶禮歛其樂器其奉而藏之器也吉凶之禮雖異而樂器固未奏與歛而已

罇師

罇師掌教鼙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

一之為數道之所生德之所由以

伏而為朱達之上則一陽升而為

以舞大武則赤鼙以舞不過武事

奠以作六師左傳謂鼙章之跗

下

下

奏之樂則

不過金奏之

所異者特

亦如之

之內則

舞者朱

曰新

而

以鞞鞞之服作六師則鞞師所
豈特舞東夷之樂而已哉朱子
象德之末樂至以舞則所樂之
豐光盛大之時不足以盡此故
不出乎動德之容而已故本德
末德之舞教之於鞞師豈非本
鞞師之於鞞樂非特以言教之
以身帥其屬而舞之蓋鞞師下
以二下士帥十有六人而舞則
之舞又可知矣鄭康成謂如蘇
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為

旄人

凡四方以舞而仕者

之樂三人操舞牛尾而歌八闕
操之以舞矣旄牛之尾舞者所
羣牛之毛卿士所設以標識者
也夷樂非華夏之樂也旄人之
凡四方以舞而仕者不在
人而舞者最寡無此
教也古者有當
產之民也
不舉夷樂
內自華
為一家
凡祭祀

武事之言矣
德之本亦鞞以
祭之大成者也非
臨厲有節要之
樂教之於六司樂
未在下之意邪
至於祭祀大饗又
十有六人
而巳
為末德
是鄭司農
樂皆臆論也

舞居一焉昔葛天氏
以操之以歌未有不
以指麾猶旌旗注
也散樂非在官之樂
也非特教舞是而已
蜀馬故旄人下士四
之而已未必皆在所
民在官之樂猶常
猶教之則教無微而
不逮夫以散樂之微
行乎其中夷夏有不

凡祭祀饗食
者旋人也
之變盡於此矣

凡祭祀賓客無燕樂
之則形之動靜性術

樂書卷第五十二終

樂書卷第五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章

製轅氏

籥師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

明堂位曰賁梓土鼓韋籥伊耆氏之樂也籥之為器
如笛而三孔主中声而上下之春分之音也三孔則
冲氣出焉春分則陰陽中焉此律呂之所由生也始
平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之祭是已成乎竹周人以之
教陳樂是已詩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賓之
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鼓鐘曰以雅以南以籥
不借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

曰去其有吉者存其無吉者以是考之籥之爲樂笙
教資之然後和奏雅南資之然後不僭一粟宿於中
言而已聲之所謂文者如此羽之爲物物得之以自
飾人得之以飾物舞者執籥於左而斂之秉羽於右
而舞之其容一應乎聲而已容之所謂文者如此籥
師掌教國子有在於是豈非上以贊大司樂之教大
舞下以成樂師之教小舞邪爾雅曰大籥謂之庭中
謂之仲小謂之箛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
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
不至於大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
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
出乎中聲而廣雅有箛七孔謂之笛之說豈傳會七
音之說而遂誤乎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鄉食則亦如之大喪盛其樂
器奉而藏之

大率以禮待賓客之治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
儀統而言之賓客比日以禮待之分而言之以禮待賓
以儀待客則賓尊而客卑矣敵主者賓也休戚利害
同焉承主者客也休戚利害異焉大宗伯以饗燕之
禮待四方之賓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賓
客之饗食亦如之別之則賓客鄉食未嘗或同合之
則賓客者饗食之人饗食者賓客之禮未嘗不會而
爲一也蓋王之於諸侯有主道焉諸侯臣之於王有
客道焉所謂賓者不過諸侯爾故上公饗禮九獻食
禮九舉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
饗禮五舉而諸男如之則諸侯之臣亦可類見矣祭

祀賓客饗食之禮如此則所鼓之樂示可知矣古之
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箏舞笙鼓又曰鼓咽咽
醉言舞鼓其羽箏之舞則執其羽箏習其俯仰屈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然
以事鬼神而祭祀以待賓客而饗食而箏師能之則
其職業修舉可知然箏師鼓羽箏之舞則文舞而已
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箏為主故也司干掌舞
器則武舞而已羽箏之文舞不與焉者以掌干為主
故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箏皆以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箏師學文箏師丞贊之仲尼
燕居曰夏箏序興則夏箏者用夏翟以為箏舞也周
之時皆以箏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箏師學戈豈
夏商之制歟

箏章

箏章掌土鼓函箏

土之為行天五其生數也地十其成數也水之為行
天一其生數也地六其成數也土成於地十則足以
勝水使地十反於天一有復本反始之意也禮運曰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蕡桴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蕡桴
桴葦箏伊耆氏之樂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為蜡蜡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人聚萬物而索饗之主先嗇而
祭司嗇也土爰稼穡而黍土產也坎為豕而豚水畜
也燔黍以為飲捭豚以為食雖曰禮之初始於此然
示即此而作樂焉則樂示始於此矣蜡祭之禮蕡桴
土鼓葦箏之樂皆起於伊耆氏彼土為索饗之祭示

因土反其空水歸其壑之時行報本反始之禮焉然則籥章用土鼓函籥以致報本反始之義亦祖述乎此也且蜡之祭也至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周家王業本始於后稷後世因之以行禮蓋有由始也杜子春以土鼓為瓦鼓而以革飾之是不知伊耆氏之世未有范金合土之制與壘涿氏炮土之鼓異矣

中春晝擊土鼓歛函詩以出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曰祖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歛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風雅頌合而為詩成而為章詩序曰情發於言言成文謂之音蓋詩者出聲之所止也籥者中聲之所出也土者中聲之質也焉籥章所歌者函詩所歌者土

鼓所歛者函籥也之逆暑迎寒必本中春晝出秋夜祈年祭蜡必歛函雅頌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歛之中聲之鼓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為中和之紀矣今夫函雅頌之名雖存其辭與義亡之矣鄭康成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女心傷悲迄及公子同歸為函風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為函雅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為函頌固哉鄭氏之為詩也然則雅頌天子之詩也函可得而有乎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故文武之功實起於后稷既追王以天子之禮亦必追以天子之樂其用天子之詩不亦宜乎暑言逆主之也寒言迎客之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声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
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矛以助時
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柷離
持鉞以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以助時藏皆於
四門之外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舞緩弱而淫襲
南夷之舞躑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轉而不節北夷
之舞沉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舞如之則声
歌可知其不言舞者以鞮師旄人見之也先王之於
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不可亂華哇不可亂雅蓋示
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此夾谷之會亦人壽之孔

子所以却之歟然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
王制推之被髮文身為東夷雕題交趾為南夷
毛為北夷至於西夷則被髮衣皮而謂西方曰狄鞮
則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鞮則去毛以為革有去彼
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無非矣楊雄所謂東鞮
亦是意也匈奴謂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土
婁之壤婁土而聚之木婁之樓婁木而構之然則華
婁之鞮豈非婁革而為之乎由是觀之鞮婁蓋四夷
所履也記禮者以之名方周禮以之名官非特所履
為然鞮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
樂不可得而詳所可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
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最爾之國亦得用

之乎以為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人而可也以為廣魯於天下是魯魯公僭亂之心非禮禮言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張大其言以冀後世歟旄人言人鞮鞮言氏又何也曰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稱氏凡微者皆稱人微者稱人如齊人曹人伐宋齊人衛人伐鄭之類是也若夫齊人所配固不一矣姜氏子氏以氏配姓李氏臧氏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生氏以氏配尊旄人稱人微者故也鞮鞮稱氏非也也別旄人鞮師而已

